



1994-2004

# 21世纪文学之星<sup>丛书</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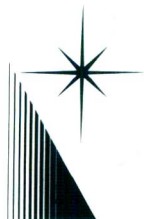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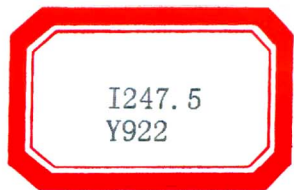
十年精选本

主编：袁鹰 张锲

|   |   |   |   |   |   |   |   |
|---|---|---|---|---|---|---|---|
| 柳 | 胡 | 瓦 | 徐 | 王 | 叶 | 艾 | 王 |
| 营 | 性 | 当 | 庄 | 伏 | 弥 | 伟 | 静 |
| 阁 | 能 |   |   | 焱 |   |   | 怡 |
| 楼 | 暗 | 我 | 打 | 高 | 成 | 到 | 静 |
|   | 处 | 的 | 官 | 雪 | 长 | 处 | 如 |
|   |   | 父 | 庄 | 部 | 如 | 都 | 人 |
|   |   | 亲 | 坝 | 队 | 蜕 | 是 | 生 |
|   |   | 母 |   |   |   | 我 |   |
|   |   | 亲 |   |   |   | 们 |   |
|   |   |   |   |   |   | 的 |   |
|   |   |   |   |   |   | 人 |   |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下



#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中篇小说卷下

## 1994-2004

十年精选本

主编：袁鹰 张锲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十年精选·中篇小说卷/袁鹰,张锲  
主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1  
ISBN 7-106-02238-1

I. 2… II. ①袁…②张…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  
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539 号

责任编辑:李 丹

封面设计:半 间

责任校对:朱晓岭

责任印制:刘继海

##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十年精选·中篇小说卷

袁鹰 张锲 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 com. cn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邮购部联系 电话:6421086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20.75 字数/46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

书 号 ISBN 7-106-02238-1/I·0542  
定 价 35.00 元(上、下)

## 21世纪文学之星



王静怡：

祖籍湖南长沙，毕业于湘潭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纯文学杂志《湖南文学》社长、主编，综合文化杂志《母语》社长、主编，现供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学期间开始在公开刊物发表诗和散文，后来主要为中短篇小说，作品多次被各种文学选刊转载，中短篇小说集《忧伤》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9~2000年卷。

QBB47/02

# 21世纪文学之星 目录

## 中篇小说卷

(下)

- 王静怡 ◎ 静如人生/329  
艾 伟 ◎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387  
叶 弥 ◎ 成长如蜕/425  
王伏焱 ◎ 高雪部队/469  
徐 庄 ◎ 打官庄坝/499  
瓦 当 ◎ 我的父亲母亲/551  
胡性能 ◎ 暗处/589  
柳 营 ◎ 阁楼/621

## 静如人生

出租车经过人民医院前的十字路口时,仿佛有种感应,陆霞楼扭头看了看医院门口,果然就见冯静如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等车。恰好这时绿灯亮了,车子开动起来,让陆霞楼只来得及朝窗外挥了挥手,就眼睁睁看着冯静如也上了辆出租车。缩回手时,陆霞楼才发现伸出窗外使劲挥的是刚买的那束红玫瑰。

车开出一大截,陆霞楼还有些怔怔的,冯静如蛋青色连衫短裙里的身子似乎又瘦了几分,风吹着她的披肩直发,浑身上下透着清静灵醒,是那种用了心的素朴。手提包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你的玫瑰花应该不是送给我的吧?”是那种再熟不过的淡淡的口气。

陆霞楼无声地一笑:“刘书记在家休病假,去看一看。我以为你没看见我。”

“那大一把诱人的玫瑰,能不看见?拿玫瑰去看领导,当心得罪

了领导夫人。”

“机关女士里领导夫人最放心的就是我。”陆霞楼听出冯静如淡漠里的酸意,口里没说心里却涌出些暖意,“今晚一块儿吃饭?我给你做点好吃的,看你又瘦了不少。”

“免了。这阵子我睡眠欠得太多,吃什么都没胃口。”

“肖尔纲这回手术怎样?明天该拆线了吧。”

“还好,医生说这次手术又可让他维持两三个月。这在肺癌病人里已是很少见的了。好了,你安心去看你的领导吧。”冯静如把电话关掉了。

关掉电话陆霞楼才想起还没有跟冯静如商量如何跟那小白脸打官司的事,又想还是再等几天,让冯静如休息休息。

冯家是独门独院的一幢小青砖楼,冯老教授冯紫汀曾是哲学系的系主任,国内屈指可数的哲学史家,自然是这所全国知名学府的院宝级人物。房子是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这两年搞房改,由冯静如出钱替父亲买了下来。

小楼位于后院的专家区,白天这一片很僻静,夜里掌灯后各幢房子里的灯火在房前屋后疏疏密密的枝叶间泻漏,倒见出些无声的热闹。冯家的三女儿冯慧如今天难得回来了,小宝是最喜欢满姨的,此时两人正在冯慧如常常空着的房子里闹得像两姊妹。冯静如这半年来累得身心交瘁,加上天热,吃不下饭,却养成了一个习惯,爱喝茶。白天在外面忙得顾不上,晚上从回家起却要喝一暖水瓶开水。此时冯静如站在阳台上喝着那有些烫人的热茶,看楼下院子里母亲柳梦兰在给一盆新移来的米兰浇水。米兰是冯老先生一位几年不见的学生今天送来的,正开着满树的米色小花,冯静如不只是凭嗅觉感受着那袭人的馥郁。这院里种着的花花草草不下二十种,而母亲对新来的花草向来是格外呵护的。楼下客厅里的电视正放着新闻联播,冯老先生耳背,电视机的声音开得有些大。厨房里传来老阿姨很重的咳嗽声,说是这两天有些热伤风,冯静如白天还从医院给她开了些药回来。

冯静如突然想起两年前从深圳回来的那个傍晚,母亲也正是这样在院中浇着一盆新移来的龙舌兰。她在深圳有房子,有两套公

寓,其中一套傍着海,但在深圳哪里去找这么粗大的樟树呢,这幢小楼的周围一共有九棵樟树,这是她从小就深爱的树。看到这些树,冯静如顿觉心头一爽,长久以来在外的燥热悉被释去,母亲用那双她看不清却能感受到的慈爱的眼睛接纳了她,好像她早晨才出去。第二天冯静如骑着几年前上班曾骑过的旧自行车在这个城市的一些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比起深圳来,这里是乱了些旧了些,但她还能再在哪里找到这种亲切?

房间里的电话响了,不用接,冯静如就猜到是谁打来的。第二次手术后,肖尔纲只要是醒着,只要冯静如不在身边,就平均一个小时要给她通一次电话。一个男人的意志要垮下来,也是很快的,冯静如还没法说清现在自己的感受。

却是田申和的电话,冯静如颇有些意外地沉默了一下。“只是打个电话向你问候,我回来只呆几天,看看母亲和孩子。”像是猜透了冯静如的心思,田申和说:“见到王秋莹,她刺我是来看你的,才知道肖尔纲的事,肺癌,是真的么?”

“嗯。”冯静如只淡淡应了声,她把要出来的叹息锁在喉头。这个男人,以前她在他面前是最无自制力的,现在她已很知道自持。

“我能帮你什么?”

“王秋莹对你怎样?”冯静如却不去回答他的问题。

“别傻了,你知道我们是不可能再沟通的。孩子有些孤僻,我想把他带到深圳去过暑假。”田申和的口气也开始变得平和。

“我是不可能离开肖尔纲的。”冯静如终于叹了口气,“我知道你的想法,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我想我也不可能跟你的。”

“不要去说以后的事,我希望你注意身体。”冯静如开始有些害怕田申和口气里的这种平和。

放下电话,冯静如觉得有些胸闷。她坐在床沿,看着窗前桌上那支已干硬了的画笔,心想该收拾收拾屋子了,最好明天一拆完线就将肖尔纲接回来住一段,小宝早就吵着要爸爸回来了。

早上起来,冯静如将自己刻意收拾了一番,黑色真丝无袖短上衣,黑白隐格呈灰色的真丝盖脚长裙,站在镜子前,她想起陆霞楼说她的魔鬼身材,嘴角露出一丝笑纹。她大学上的是美术系,很知

道如何来打扮自己,她的曲线和气质是属于成熟女人的韵味,但瘦瘦的身材和脸上的那种痴迷,又只是女孩子才有的,所以她一般情况下忌艳装,又开着这家美容按摩院,怕人把她看成那种轻佻女子。偶尔心情好,她也会将一些艳色夸张地搭配一下,自然是很抢眼,让她从镜中和别人的眼里感受到一种刺激,但那种情形是不多的。

美容院是开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的,确切地说是她在承包着这家酒店的美容院,一年向酒店交二十万。当然,这笔写在合同上的数目是不多的,她算了一下,一年总要出去个三十来万吧,她也乐得这样,也只有她能弄成这样了。让她欣慰的是美容院十几位两年亲前亲手调教出来的小姐已出落得很懂事,尤其是圆脸阿莲,陆霞楼一来就要赞叹她那双猫眼,说她接人待事很有乃师之风。其实冯静如也没有怎么刻意地去教过她们,大概是身教胜于言教吧,两年了,算算她淡着脸说这话也是有回数的:“干我们这一行的,首先要自己不轻薄自己,既不能冷淡了顾客,也不能让人轻薄,你们自己动脑子,该怎么把握。”

跨进美容院冯静如一眼就看见正舒适地陷在沙发里让阿莲修指甲的肖尔纯,她的眉头让人不易察觉地皱了皱:“我正要找你呢,你现在就去医院帮我张罗一下,收拾收拾。我把这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再去,今天我想接尔纲回家。”

肖尔纯全不似她哥哥的沉稳,是时下长沙人称的那种“电打鬼”似的女孩子,整天神神颠颠的,全没有自己的主张。但现在这种社会,这种女孩往往还很能来事。“那我们什么时候张罗去跟那小白脸打官司的事?”肖尔纯不大乐意这位名分上早已不是嫂子却是绝对的嫂子给自己派的事。

“你先跟她们那几个商量一下,把他先骗出来见见我再说,我倒要先看看他当着我们几个的面怎么说。”冯静如有几分敷衍道。

好一阵才打发这位小姑奶奶走,趁着是早晨,还不来两个客人,阿莲就走过来轻轻说:“你这几天没来,沈老板天天从北京来电话。我告诉他你若是来的话,就在一早一晚,所以他每天这个时候来电话,只怕这阵子电话又要来了。”

“你没有告诉他我别的电话吧?”冯静如有些紧张。

“他问起过,我说你不让告诉他。”阿莲边说边对一个推门进来的客人做出微笑,迎身张罗去了。

沈和平,阿莲称沈老板的果然就来了电话。他是来做过洗面按摩的一位顾客,第一次来是在去年,店里生意正多,冯静如只好亲自动手。于是再来时就恰巧都是人多的时候,冯静如见他高高大大是个正经人的样子,渐渐地就处得有几分别了,这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沈和平。还是在深圳时,冯静如就看过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他开着一家跨国大公司,这不是新闻,新闻的价值在于这家公司是他个人私营的,现在将这种公司称为民营公司。据沈和平说他在长沙本无什么大业务,但自此他却经常来,来了自然是下榻这家酒店,除了来美容院,他也常约冯静如去喝杯咖啡,他自己是向来只喝茶的,喝那种其实茶叶很粗名字却叫得别致的“绿牡丹”。与冯静如在一起,他从没有轻薄之举,有一次还很认真地告诉冯静如:“我是一个粗人,吃过很多苦头,慢慢你就会知道的。”然后这个北方人像是自语又像是对她说道:“会的。”

然而这个北方人沈和平近几个月却不见踪影,正当冯静如将他忘得差不多时,却三天两头接到他从北京拨来的电话。冯静如用那种惯常的口气有一搭没一搭淡淡地与他聊着,有时却怎么也记不起他眼睛鼻子的模样,冯静如想,这个沈和平怕也有四十五六了吧。

“阿莲说你的先生病了,又说是你过去的先生,早就不是了。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北方人在电话那头说。

“我们几年前离了婚,但这两年我们又常在一起,我有个六岁多的女儿,他是孩子的父亲。我只有过这一个先生。”冯静如慢慢地咬着字眼,语气有些沉沉哑哑的,她心里有些不痛快。

“你几天不来了,那位先生是不是病得很重?我这里却老是担着心,以为是你病了。”北方人倒没有注意到她的口气,他是真着急。冯静如的口气就好了些:“我倒没什么,他得的是肺癌,已经好几个月了。”

“哦?”北方人很有些意外,“现在是个什么情形了?”

“已经做了两次手术。上次手术后好了个把月,所以早几天快不行了,又动了次手术,现在情况还可以。”

“就这么一次次手术做下去?”

“这个样子就已经算是个特例了。只能如此了。”冯静如口气有些幽幽的,叹了口气。

“你的这位先生,”北方人有些迟疑,“是个有单位的人吧?”

“过去有过,后来去深圳办公司,就把单位给辞了。怎么了?”冯静如反问。

“没什么,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医疗费怎么出。”

冯静如淡淡一笑:“他有积蓄的,有百把万吧,两次手术已花了近三十万。不过不要紧,我在深圳还有两套房子。”

“你可是还有个六岁的女儿。”

冯静如突然觉得很无聊,口气里就有几分焦躁:“谢谢你的关心,我想我会为我女儿打算。”

放下电话,冯静如将心冷了冷想:做生意的人,终究是很实际的。

陆霞楼这两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看着七千美金丢进水里血本无归,这可是她给儿子积蓄的钱,一想到这里,她便对那个叫熊斌的小白脸恨得直咬牙。想想她也恐怕只有靠冯静如了,但她实在想不出冯静如会有什么办法,不过,看冯静如那淡淡的神情,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她倒宁愿相信冯静如会有办法。

吃过晚饭,检查完儿子的作业,陆霞楼又正要陷入苦恼之中,恰好王秋莹来了。王秋莹着一身碎花裙裤,平心而论,还是很有一番风韵的。当年陆霞楼、王秋莹、冯青如三人一起同学、下乡做知青时,王秋莹是生产队员们公认的美人,田申和就是那时候爱上王秋莹的,那时他是知青队的队长。说也奇怪,尽管后来田申和追随冯青如的妹妹冯静如去了深圳,与王秋莹离了婚,而陆霞楼又明摆着与冯静如交往很深,王秋莹仍与陆霞楼常有来往,一来两人住得很近,二来儿子们是要好的同学,三来王秋莹知根知底的朋友,也只剩陆霞楼这一个了。

说起来王秋莹还帮陆霞楼发过一笔不小的财。

王秋莹原来在工商银行上班,后来调到了证券交易所。当初,陆霞楼就是经了王秋莹的手将六万元存款在工商银行存了五年定

期的。那时陆霞楼不无凄凉地说：“这可是我二十多年的积蓄，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我雷子就指望着这笔钱了。”那一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物价波动水平，发布的最高保值贴补率达14%，加上12%的银行存款利率，算下来五年以后也可拿到十三万多了。

没想到今年二月份保值贴补率就取消了，这等于让陆霞楼一下子要少拿好几万。其时王秋莹已调到了证券交易所，记得三月份时王秋莹就给她打招呼，动员她用她嫂子的名义买股票，说取消保值贴补率对于股市是利好消息，股市肯定会有大行情。又说银行存款利率也会降低的。

陆霞楼父母兄长早逝，只剩下一个嫂子算是最亲的人了，国家又不允许公务员炒股，要买股票，当然只有用这个老嫂子的名义了。

果然，四月份新闻联播就宣布了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消息。有一夜，王秋莹在陆霞楼家苦劝她去炒股。“你看，国家一再降息用心已是很明显了，现在物资供应不错，人民也不缺什么，钱不存在银行，老百姓也不会像早些年那样去哄抢什么，那么就只有去投资了。手上的钱并不多，直接投资找谁去？谁也不知谁的根底，于是大家就都会想到间接投资——炒股。我就知道，国家现在对国有大企业股票上市政策放得很松，一方面给他们固定的银行贷款，另一方面也提供条件让他们上市股票，间接融资。说到底，还是用老百姓的钱去给国家做事。”

陆霞楼睁大眼睛认真听着，她想王秋莹到底是在电大拿了张经济管理文凭的，比起当初一起下乡的水平来，硬是要刮目相看了。

“你这一套一套的，我都快听不懂了。”她说。

王秋莹倒显出几分不自在，“你拿我开心吧，一起回城的，你现在是大编辑，高级职称；冯青如更不得了，去了美国，当博士，做教授。”

“你说的听起来都是那么回事，可这炒股怎么着还是需要勇气的，不是有人说你们那证券交易所是万人坑么。”王秋莹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我这可是攒了二十多年的积蓄，赔进去了，我儿子将来靠什么？”

王秋莹仿佛看透了陆霞楼的心思：“依我看，这回你应该是稳赚的。现在的股市不像前三四年，国家采取的是收的策略，这回行家都看准了，国家的政策口子在放。”

想一想那眼看着就失去的几万元，陆霞楼动心了：“那你说买什么股，怎么买？”

“我看你就买‘胜利’股吧，看势头有人要抬它一抬。”王秋莹好像早有准备，“我看你不妨先从银行取出六万，现在是九块钱一股，买它七千股，过不了几天，‘胜利’肯定要涨。”

果然，不到两个月，“胜利”股从九块涨到了二十九块，王秋莹像个充了气的赌徒，怂恿陆霞楼再等等，陆霞楼不敢了，连忙抛了出去。就这样，陆霞楼连本带利赚回来了二十万，事后陆霞楼想请王秋莹好好去吃一顿，王秋莹说：“罢了罢了，我正忙得摸不着床呢。”陆霞楼估计王秋莹动员的人肯定不止自己一个，就说：“我怎么谢你呢？”王秋莹却正色道：“陆霞楼你只管去存好你的钱，我这阵子肯定也要有点收入的，但再怎么的，你的钱我分文不收。”

这一阵子陆霞楼常想，为什么当初就拿出了一万美金给小白脸熊斌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赌上了瘾，从王秋莹这里尝到了甜头。

王秋莹进门就说：“有什么剩菜剩饭，我可饿晕了。”

陆霞楼起身往厨房走：“怎么，又是一个人，儿子呢？又去了外婆家？”

“跟他老子去深圳过暑假了。”王秋莹喜欢吃陆霞楼剩下的酸豆角炒肚片，她常说炒菜就是要手性，陆霞楼的手性好，这是在知青点就有公论的。

“你放心让他去？”陆霞楼似笑非笑。

“想通了，是我的儿子，走到天边也要回来认娘的。”王秋莹倒有几分难得的潇洒。

“田申和这回来看看你，你们是不是有好的意思？”陆霞楼望着低头扒饭的王秋莹，忽然生出些怜惜。

“看我？”王秋莹含着饭冷冷一笑，“怕是看冯静如的吧，肖尔纲不是要差不多了么。”

陆霞楼摇摇头：“冯静如不会回头的，我知道。”

“肖尔纲是肖尔纲,田申和是田申和。”陆霞楼不愿意再深究这个话题。

将剩菜剩饭一扫而尽,王秋莹说:“肖尔纲怎么样了?”

“反正是看怎么延长那一天了,冯静如是发了狠往医院送钱,别人哪说得上话。”

沉默了一会儿,看了一阵电视,两人几乎是同声叹了口气,王秋莹就站起来收拾碗筷。“喂,你说今年的汇市情形怎样?”陆霞楼忽然问。

“不好。去年还可以,今年不行,今年股市比汇市好。”王秋莹从厨房伸出头,“怎么,你想去炒汇?”

陆霞楼忙说:“没有,我只是随口问问。”心里却在骂自己:我怎么当时就像吃了迷魂药似的信了那小子呢,倘若想到问问王秋莹,也不至于栽得这么惨,连累了冯静如不说,还连累了那么几个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况且,陆霞楼知道这也都是她们的体己钱。

冯宅这一夜有两个人没睡着。

楼下的大卧室里传来冯紫汀冯老教授高低起伏的鼾声,冯老教授吸烟太多,肺部的毛病多,人虽说还有几分清瘦,鼾声倒是不小。平时柳梦兰总劝冯老教授少抽些烟,冯老教授嘴上应允,抽烟的数量并不见减。自从肖尔纲被诊断为肺癌,冯老教授更是抽得有恃无恐,柳梦兰再劝他,就说:“肖尔纲不抽烟,照样也得肺癌,可见抽烟与肺癌不一定有必然联系,再说,比起肖尔纲来,抽了这么多年烟,得一个肺癌也值。”柳梦兰就阴了脸:“有你这么说话的么?”完了自是两人一起叹息。

今夜,柳梦兰又是一夜辗转难眠。

说起来,柳梦兰也是大家闺秀,科班毕业。柳家是世代书香,柳老先生在理学上的建树至今仍被推尊为大家,柳梦兰是柳家的小小姐,因上下皆无姊妹,只有兄弟,柳三小姐便格外得父亲的宠爱。冯紫汀是柳梦兰大学里的同窗,同攻历史,后来冯紫汀专攻哲学史,在那班同学里当属首屈一指,所以,结了婚后,柳梦兰就一心在家理事侍夫,安心抛开学业了。

没想到接下来人生就有那么多的不如意接踵而来。首先是历

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让冯紫汀不能安心从学;接着柳梦兰又接连生了三个女儿,让冯家在冯紫汀这一支上断了香火,这事虽说冯紫汀全不在意,至少是体恤她,在她面前装得全不在意,但柳梦兰终是觉得郁郁的,有愧冯家;接下来,就是为三个女儿的成人操心了。

冯紫汀是书呆子一个,即使是让他蹲牛棚的年代,满脑子里也只有学问。冯家的大女儿冯青如从小多病,几乎就一直是拿药罐子养着,而她的出生成长,又恰恰是冯家最受磨难的时候。长到十来岁,冯青如竟又害了一场脑膜炎。夫妻二人守在乡下的医院里,冯紫汀望望昏睡不醒的大女儿,又望望凄风苦雨与自己共遭磨难的妻子,说:“梦兰,这孩子跟了咱们遭罪,只怕是不行了,你可要挺住,为了将来。”没想到,就是这个得过脑膜炎的大女儿,文革后恢复高考,一下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不几年,又去了美国攻读硕士、博士,现在已在美国科罗拉多一所理工大学做了几年的教授。给大女儿治病的原也是省里的医科大学的一位教授,后来也落实政策回了医科大学,现在与冯家仍是朋友,他说万分之一的例子,得过脑膜炎的病人会比以前更聪明,看来,冯青如就属于这万分之一之列了。

按说大女儿也算是给柳梦兰争了一口气,生个儿子想想也就不过如此,偏偏冯青如的婚事又让柳梦兰操碎了心。冯青如在国内是结过婚的,出去的时候,两人就有些不谐,在美国三年,冯青如没回来过,一向不过问的冯紫汀也觉出些不对头,果然,不久大女儿的离婚协议书就寄了过来,好在大女婿也没多说什么,就这么离了。直到现在,四十老几的人了,仍没结婚,却一直与国内去的另一个人同居着。每回大女儿有电话过来,柳梦兰都要提及结婚的事,冯青如却避而不答,问急了,就敷衍过去,过后终究还是我行我素。

从大女儿开始,在婚姻大事上,以下的两个女儿就更是一个不如一个了。

二女儿冯静如是最善解人意的,向来克己待人,大女儿冯青如体弱多病,二女儿在很多事情上就被当作大女儿了。好好的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在一家杂志社做着美编,找的女婿肖尔纲也算是书香之子,门当户对,且个头高大端正,品性也好。柳梦兰原指望着小俩口带着外孙女小宝住在自己身边,指望冯静如做个养老女

儿。正当她打着如意算盘时,不曾想向来本本分分的二女婿肖尔纲忽然就辞了公职去深圳办公司,接着二女儿也留下小宝在娘家,辞了职跟过去。到了那边,却不是好好过日子,而是两个人各干各的,冯静如先是跟人合伙,然后独立出来开了家广告公司,不久,就传来两人离婚的消息,据说是为了大女儿冯青如的同学田申和。田申和柳梦兰见过,比肖尔纲个头矮一点,或许是皮肤黑的缘故,显得沉沉的,不多言辞,话都给同来的王秋莹说了,据说他们是两口子,当时柳梦兰就觉得他们很相配,性格互补。那一阵子,柳梦兰头发蓦然白了许多,开始她还瞒着小宝和冯紫汀,夜夜失眠。柳梦兰怎么也想不通,二女儿冯静如怎么就跟了田申和,把个好端端的肖尔纲给离了,后来又想,冯静如也常常有一个人沉沉郁郁坐着的时候,该不是两人身上这种沉沉郁郁的因子一拍即合吧。柳梦兰忍不住在暗夜里叹息:傻孩子,一辈子过日子的事,田申和哪会比肖尔纲更适合你呢。

但过了两年,冯静如却突然回来了,并说这回真的不再走了,要带着小宝跟外公外婆好好过,果然不久就开了家美容院。对二女儿开美容院的事,冯紫汀暗地里跟柳梦兰摇了许多次头,柳梦兰就叹叹气说:“老头子,你就安心写你的书、做你的学问吧,世道不同了,做小辈的把这些个家学渊源都看得很淡了,连报纸上都说,文革期间还属于全民理想主义,大家饿着肚子谈世界革命,现在却已是全民世俗化了,整个社会都在谈赚钱,钱已经不再作铜臭了。我们就只求一家人安安稳稳在一起吧。”

冯静如回来不到一年,肖尔纲竟也回来了。肖尔纲疼女儿小宝,一来二去,二女儿又与肖尔纲住在了一起。这本来是件好事,正合了柳梦兰的心意,但两人住在一起,总得办一个复婚手续什么的,否则这算什么呢?然而跟二女儿一说,她却淡淡一笑:“硬要那张纸干什么?”柳梦兰不痛快了:“总得有个名分吧。”“名分抵什么用?不合适了,有了名分也得分开。您就别操这个心了,我心里有数的。”话既如此,柳梦兰也就不再管这档子事了。冯紫汀私下里又冲她摇头:“老太婆,我们家这算什么,两个有家的女儿,却都只是同居着,看来我们真是老朽了。”自此,冯紫汀除了吃饭、看新闻联播、在院子里练练太极拳,就基本上呆在书斋不出来了,只有小宝能逗

得外公开心,常去外公的书斋闹一闹。

三女儿冯慧如又有些时日不见踪影了。冯慧如在这个家里,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派,大学中文系的才女,毕业后分到了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写一些无人看得懂的现代诗,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人,也不回个电话,开始一家人还担着心,久了也就习惯了,问她去了哪里,总一句:“拍片去了。”也不知真假。“妈,好歹您也是大学生,怎像个小心眼的妇道人家,我不回家是以天下为家,您就放心吧。”柳梦兰就说:“我是不放心你,一个女孩子,外面坏人很多。”冯慧如就调皮撒娇地学着小宝的样子做童话里的小白兔边唱边跳:“不开不开我不开,妈妈没回来,回来也不开。”唱完就说:“狼来了——我可不怕,谁怕谁呀。”

你说,这一家子能不让柳梦兰夜难成眠,操心白头么?

这一夜,冯宅的另一个失眠者,是楼上卧室里的冯静如。

冯静如是在梦见田申和后惊醒的。先是田申和站在她面前,说:“嫁给我吧。”然后田申和的脸变成了肖尔纲的脸,剃光的头皮透着青光,半边头脸包着纱布,冯静如一惊就醒了,身上觉得黏黏的,出了细细的汗。

看看身边的肖尔纲,鼾声很沉实,冯静如轻轻起身又摸到女儿小宝的房间看了看,下半夜起了些凉风,冯静如替小宝关了空调,开了门窗通风。然后,冯静如坐到屋北面的阳台上。竹躺椅上凉凉的,冯静如燃起一支烟。

想着刚做过的梦,冯静如想也许是今天盘算深圳傍海的那套房子勾起的。白天冯静如陪肖尔纲去做检查,医生私下里跟她说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试试,但因为进口设备造价很高,加上试剂也是进口的,很贵,恐怕要花一大笔钱。冯静如当下就表示只要还有办法,就要给肖尔纲试试。回来的路上,冯静如就在盘算费用的问题,再不济,冯静如想就只有卖深圳的房子了。当初她在深圳将公司转给别人,就买下了两套房子,比起房产热时,买得很合算,剩下的几十万,回来后几乎全用来买了美容院的设备。现在如果再要用大笔的钱,就只有卖房子了。

想到卖房子,她就想起了田申和。田申和当初是极喜爱她傍海